

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

马朝阳 编选

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

北京师范大学五四文学社

校园文化系列丛书之一

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

马朝阳 编选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五四文学社

一九八七年五月 北京

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五四文学社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310,000 开本78×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4.5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3000册

87520

定价2.80元

顾 问：

黄药眠

张志民

谢冕

曹辛之

许嘉璐

刘锡庆

黄会林

王富仁

任洪渊

蓝棣之

吴新秋

蒋建宁

多梦时节的心律

——《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序

谢 晁

校园诗一般指作者为大专院校学生时创作的诗，此类诗，有的称学院诗，有的称大学生诗。名目殊异，所指则一。校园诗不具单一流派的性质，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和大体一致的艺术主张，而且它的创作群体始终呈现一种松散的、不稳定的，而且绝对是流动的状态。正如我曾在另一处谈到的，校园诗的作者一旦跨出校门，或者虽未跨出校门，但不再是学生时，即使他们的诗写得再多再好，也不复是校园诗了。校园诗的性质，仅仅决定于作者写诗时的身份，而不决定于其它因素。因此，若把大学生的诗视为一个统一的艺术流派，则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写的诗均成了流派，其谬甚明。

国内诗坛目下创立流派之风甚盛，其间自有旨在标新而奠基于严肃的思考者，但亦不乏随意之举，敢于自立名目，“标新立异”，此举本身便体现充分的时代精神。一个经济上重新回到世界，以图自救的中国，其在艺术意识上的自我幽闭自难长久，必为世界性的艺术开放所冲击而振奋变革的信心，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在这种开放性的艺术氛围中，不是作为单一流派的校园诗却展现了多种艺术探索的最动人的景观。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以迄于今的十年，中国高等院校的校园诗以先锋

性的思想艺术探索，在每一个时期都率先迈出了艺术变革的步子。最早的一批大学生把血泪浸泡的岁月中那些纯朴而少文化的乡村母亲对于来自城市“弃儿”的同情与抚爱表达得极其深挚，那些动人诗篇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精神文化大差别之上人类心灵的沟通与融合。展现于城市人心目中的多灾多难“黄土地”深层的心理沉积，这是千年的苦难凝成的琥珀。先前我们并非没有触及此类素材，但蒙难者的感同身受，自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中国的青年，从来也没有象这一批大学生那样，了解挣扎奋斗在这片无边苦难的大地上的人民。正是这段非凡的际遇，使他们给我们的诗歌，贡献了聪颖与才气。

校园诗的作者，是中国最有文化素养的青年知识者。在中国这个基本是农民的社会里，年轻而拥有文化知识的这部份人，自然地成为为社会的今天和未来进行思考和呐喊的最活跃的力量。校园诗人从乡村回到城市，特别是进入大学校园，这个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环境，使他们具有最优越的条件，进行不同文化的落差的比较，从而开始了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年轻的眉结在这个民族无穷的灾难面前深锁，并祈求他人不要责备这皱着的眉头，从一场空前运动的狂热参与者到被这个运动抛掷而成为“弃儿”，从最具优越感的生活学习条件的享有者到认识并体验着最低层劳动者的博大的爱心，开始是上山下乡青年，后来成为大学生的这批人，有了最先的觉悟，谴责人的异变而呼唤人的实现。不少校园诗人以人性的肯定，讴歌走出兽类的直立行走的人的神圣。

校园诗人从前辈那里承继了诗歌社会使命的观念。校园诗歌初兴阶段，有相当部分的诗人开始确认诗歌作为武器的

性能。校园诗既在人性的争取中作出先锋的贡献，又在以诗针砭时弊，特别是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与现代迷信中，展现了科学与民主这一传统思想的光辉。前期大学生诗保留了很多传统诗教的痕迹，对生活中的积垢和前进道上的障碍，表现了真正的激愤。共和国最年轻的一代公民和他们的兄辈，才会有着对于民族命运、社会前途的深刻隐忧，或发为痛苦的沉思，或形诸奔突的呼喊，方式不同，但心灵之不宁却一致。这就是作为一个诗人公民使命感的昂奋体现方式。这一方式最为恰当地表现了这一代人心灵深处的优好的品质——他们只是以与人民相一致的憎爱和憧憬，作为自己灵感的源。

当然，作为诗的青年群，他们把青春的最瑰丽的色彩和喧闹的音响带进了诗中。大学生诗展现出人的青春期生活和心灵的风景。这里有对未来最动人的冥想，有对现实最焦灼的争取，刚刚告别的少年时代以及无时不在眼前的故乡风物，使他们的心有着一种特殊的眷恋。友谊的温馨、爱情的甜蜜和痛苦、真理和科学的启迪，装饰着他处少有的冲动、不宁和活泼的氛围，这些诗以人生最富有生命力阶段自有的方式，带来青春的活力与骚动。不论是对于严肃命题的凝思，或是奔驰于社会积重中的呐喊呼号，甚或是现实的困厄、人生的危难、未来的梦想、友谊的创伤或情侣的软款、温馨、甚至是揪心的痛苦，也都充满了特别的情调，那既是无限的生命活力的冲动，无处不喷吐着火辣辣的热气。与传统沟通的内涵，同以往现代处理的表达方式，益发烘托出那些诗篇震撼心灵的力量。正是这部分中国社会的年轻公民，以历史赋予他们的庄严使命感，代表全民族最先觉醒的力

量，进行着敏锐而痛苦的关于社会的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他们不时有震聋发聩的呼吁与行动，他们也因而经受磨难，但还是此种生生不息的奋斗，让我们于悲哀失望之中，时时感到了中国年轻的脊梁，给人以微茫的依稀的希望。

这十年诗歌发展，存在一个大趋势，即大声疾呼的发散型的诗，变为次要方式，随着自我意识的萌动，诗人开始观照复杂的内心世界。近年来许多大学生诗推进了中国诗人未曾健全发展的另一种素质，即人对于自身生命状态的审视与思考，以及一个人无比浩瀚博大的感觉世界的把握与展示。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在这个环境中受到的夜以继日的训练与陶冶，使他们具有最强大的应变与吸收能力，接受先进科学的洗礼，并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事实上，由于许多学科的综合融汇，以及科学方法的启迪，青年人在这里培养了对于世界审视的最敏捷的神经，从宏观到微观，均伸入他们思维的触角，这一个世界的景观的展现，为当前诗歌打开了一个同样是繁富多姿的宇宙。由于大学多设于城市，现代都市属民的细密的思考、准确的行动、以及快速的生活节奏，进入了近期校园诗歌的领域，它成为现代都市属民心态的最早描述者，这部分诗由于意象的浮幻，造成了悟解的困难，不少读者和批评家不满意它们与欣赏者刻意造成的分离现象，但它的作者却怀有信心地向着他们的前行者挑战。对于诗的新解释打乱了原有观念造成的程序，但闻人者对此满不在乎，他们显得有点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的生命自身，意味着一个宝藏，但显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意识到了。他们整日奔忙，想在自身以外的地方挖掘珍宝——这当然只提供一种见解，但并非是必须一体遵从

的见解。这无疑会从中产生好诗，但也不必认为一切好诗均从中产生。在现代中国，诗有无可胜数的通道，信念不同的诗人都力图说服他人，他的那个通道最佳，但是，倍尝只有一条通道而不堪拥塞之苦的人们，如今只相信一个秩序：即所有的通道都将引导我们。大学生诗为我们提供的，也正是这样的启示。自一九七七年以来，它向我们展示了繁纷的而不是单一的诗歌实践，这事实再次印证我们认为的校园诗，并非一个统一的流派的论断，它本身就是多种艺术实践的聚合。在当时或者以后，他们以各自的艺术信仰而参与或不参与中国诗歌的艺术流派的竞争，再最终为丰富中国诗歌而作出贡献。大学生诗歌的这种贡献是不懈而持久的。它以青年知识分子特有的热情与勇气，不断给诗歌创作注入新的激素。而且大学生的诗，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表现何种内容，都没有也不可能脱离中国青年对自己所处特殊环境的观照和关切，即使是在那些非常大大咧咧的、满不在乎的诗中，我们也可从它那并不正常的嘲谑后面感到因无能为力而产生的全部遗憾。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他们自称是多梦时节，梦想人生、梦想事业、梦想未来、有众多的欢乐，也有难遣的忧愁，但不论那题目是庄严的还是并不庄严的，它们都传达了中国年轻一代知识者充满青春活力的心的律动。也许是我的工作注定要与青年人保持密切的接触，我无时不感到由这种多梦时节心律搏动而引起的兴奋和喜悦。告别了中年以后的人生，往往由于这种心律的感奋而平添活力。中国知识分子所感到的忧愤较为他人尤为幽深，之所以不在这种深刻的危机感中沉沦，多半是受到了多种来自年轻之心的鼓舞：热血沸腾的呐喊、险恶中的前行、艰危中的沉思……

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马朝阳
吕兰亭两位同学，带着他们编好的书稿找我，嘱我写几句以
表示支持的话时，尽管我已多次受到好心朋友的劝阻，但我
还是冒应了——我以为他们这种献身精神对中国新诗潮的进
一步繁秀和臻于成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还记得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初，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业已成为一个不可重复的高潮，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夜晚，在上海国际饭店十二楼的宴会厅中，瑞典文学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中国新诗潮热心支持的长者马悦然先生与夫人同我碰杯时的祝酒词：“为新生代诗人干杯！”这也是为年轻的中国校园诗人祝福。众所周知，所谓新生代诗的冲击，主要来自大学校园诗人的冲击。不论他们的创作存在什么样的弱点和不足，但他们无视障碍而不断探索的创造精神，将永远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于北大蔚秀园

87.2.21

成熟前的苦涩

——《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序言

蓝棣之

那是白沙岛白沙岛你去过吗
看那闪闪的白沙闪闪地发亮
是珠贝的摇篮
是星星的憩园
是珊瑚的梦乡
太阳的梦是红的月亮的梦是白的
太阳神秘地炫耀美丽月亮真诚地袒露美丽

这是校园诗人杨榴红的《白沙岛》诗里的几行，白沙岛是个令人神往的世界。我们不妨拿白沙岛来象征摆在面前的诗集。我刚刚翻过了这本诗集的校样，因此我是从“白沙岛”回来的，“我赤着的脚上还沾着白色沙”。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劝人们去“白沙岛”走一走，看看诗集所表现的一片美丽迷人的梦境世界，敏感的感情丰富的读者定会爱不释手，流连忘返。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大学校园是我们民族的希望的摇篮，是青春的憩园，是青年们五颜六色梦想的发源地。祖国和人民关注着校园，几亿中小学生梦想着校园，上千万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在梦中回味着昔日的校园。假如说青年们的政治理想是写入党申请书上，为祖国建功立业而勤奋攻读的汗水是流淌在实验报告和试卷上，那他们那

些美好皎洁迷惘浪漫的感情则积淀在诗里了——尽管是吞吞吐吐的，或隐或显的，或热情或冷峻，或暗喻或明说，或含情脉脉，或坦白奔放。校园诗歌作品，这是未来诗人的摇篮，是读者的感情憩园，读者尽可以从这些青年的梦中参悟自己的梦。假如可以的话，我们不妨把杨榴红的诗句附会地引伸一下：读者将会从这本诗集看到，男孩子的梦是红的，是热烈的，女孩子的梦是白的，是秀丽的，是静静的；男孩子们神秘地炫耀美丽，而女孩子们真诚地袒露美丽。总之，青春是美好的，连那些淡淡的忧伤和无端的抑郁也是美好的，青春的活力在这里得到升华，读者的精神境界也将在这里变得年轻而有活力。

比较而言，与那些饱经沧桑、技巧娴熟、无懈可击的中老年诗人的传世之作相比，校园诗还不能说是成熟。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成熟，艺术还没有成熟。戴望舒有这样两节诗：

——给我吧，姑娘，你的像花一般燃着的，
像红宝石一般晶耀着的嘴唇，
它会给我蜜的味，酒的味。

——不，它只有青色的橄榄的味，
和未熟的苹果的味，
而且是不给说谎的孩子的。

——《路上的小语》

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丰神的韵味，不同的诗有不同的审美情趣。有一种诗有蜜的味，酒的味，很容易就燃着你，而且说谎的孩子也可以得到。另一种诗是苦涩的，只有青色的

橄榄的味，说谎的孩子无法接近它。你喜欢哪一种诗呢？我说校园诗的韵味是成熟前的苦涩，我是想说我喜欢这种苦涩。《圣经》里有一个故事说，蜜蜂头回把针刺扎进花蕊里去吮吸，味道是苦涩的，但却是纯洁的和难忘的，是迷惘的，然而丰富，有真情。

成熟前的苦涩，这正是校园诗特征的中心点。老气横秋，看破红尘，安详世故，看风转舵，这不是校园诗的特征。很艰深的哲理，也不是校园诗所擅长。而且诗这个东西，与哲学多少是有点膈膜的。智力上非常活跃，情绪上十分敏感的人，对于人生世态，常常是迷惑不解的。他们的精神状态往往是困惑而狂热的。他们不是怀疑论者，他们在理智和感情两方面都强烈地感到需要一个精神的家园，却又总是找不到这样的家园。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校园诗人们喜欢抒写的“寻找与失落”这个主题的。真正的校园诗与对人世的冷漠态度是格格不入的，与黑色幽默是绝缘的。尽管他们的诗中也时时抒写绝望感，失落感，幻灭感，不在感，尽管他们在诗中也有时故作狂放颓废，也有戏谑嘲弄，也有荒诞和非理性，甚至偶尔有玩世不恭的杂乱音调，但这些都不过是孩子们的游戏，充其量不过是严肃的游戏，是一时的情绪而非稳定的情感心态，是不可以当真对待的，傻孩子才拿来作人生的座铭，聪明的将来能成气候的好孩子是懂得不可以长久地在这些情绪氛围里徘徊流连，而让青春白白地流逝的。

我说成熟前的苦涩，这个苦涩最深最有力的蕴藏就是对生活的热爱憧憬，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向往和执着，而不是沉溺于感伤颓废绝望这些消极情绪。是的，苦涩中有淡淡的忧伤，但都是少年时代的忧伤，是未成

熟的青少年突然面对宇宙意识和自我意识之时的惊愕和惆怅，忧伤而轻快，叹息而轻盈，神秘迷惘而甜蜜欢愉。忧伤是一种力，淡淡的忧伤总是伴随奋发勉励，这正如校园诗《诗人之死》所写：“睡觉看书失恋爬格子出操奋斗振兴中华固然是我们的人生／可是最重要的是自信和扬起我们风一般的黑发啊。”

从审美角度看校园诗歌，这些诗自然没有瓦雷里那样复杂的结构，或艾略特—兰色姆诗风的复杂语言技巧，充满反讽，张力，复义，晦涩，大跨度的比喻；也没有我国诗人冯至、卞之琳的炉火纯青，甚至没有北岛的凝炼深沉，舒婷的清秀完整，然而校园诗里蕴藏着丰富的审美价值，翻阅这些诗不由得不为诗人们的才气所激动，新颖的意象，成功的象征和暗喻，把素才化成诗的素质，都让人在在感到大学生们的心灵中蕴藏着生气勃勃的活力和潜力，以及对于诗的真谛的参悟能力。假如允许我以一个人的审美偏好来挂一漏万地举例的话，我认为这样一些诗是留给我更深印象的：《白沙岛》、《校园里，倒下一片白桦林》、《三月，属于女性》、《那些日子》、《阵地》、《鸣沙山的随想》、《自视》、《周末的怀念》、《新式喜剧》、《望父石》、《儿子》、《干妈》、《回答》、《追逐生命》等等。然而，这只是举例和印象而已，纵观整个诗选，诗都是有才气有新意的，都有严肃的思考和追求，都在以某种方式响应世界诗潮和回答时代的美学呼唤，都是用生命写成的诗，因此我们大致上可以从中看出大学生诗歌创作的轨迹和动向。

在青年时代，诗与人生是二而一的，至少我长期在高校教书的经验告诉我是这样的。相当多的青年并不谋求发表

诗，但都有一两个精美的本子，上面抄了不少他们喜爱的诗，或者写了不少诗，但这些诗是不给别人看的，有时是写在日记本上。好些青年的日记是可以当诗来读的，诗对他们来说是隐秘的感情的象征。诗丰富了他们的感情，同时他们对诗往往有极独到的见解、极深刻的体会。有一位南方某大学的研究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接触过不少思想深刻的男人，但都是怯弱的，这对于你并不陌生，因为徐志摩早就写过：这是一个怯弱的世界。”这话使我想起苏联某位职业革命家说过的话：“有些人在思想上是革命者，而在感情上却是庸人。”有一次，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座上，我读了一首大学生写的抒情短诗，听众里忽然传来一阵阵轻轻的挣扎似的呻吟声。这给我印象很深，我懂了，青年的心是多么善感和敏锐，是多么易受刺激。我在讲课时提到过的某些诗，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发现，有的学生还陶醉在那些诗里。一位学生告诉我：“戴望舒的《雨巷》我一直忘不了，你说那位丁香一般的姑娘经受严重的命运的打击而仍然冷漠和高傲，仍然妩媚和动人，仍然没有低下人的高贵的头。我也要这样。我也要坚持追求美好的理想。”我认为这些喜爱诗歌的心灵丰富的青年是诗的最热忱最忠实的读者，他们的审美情趣是校园诗歌创作的直接和巨大的动力和压力，同时也是最权威的裁判者。他们把诗带进生活，丰富生活，使生活变得有诗意，使粗犷迷乱的迪斯科舞场上飘荡着诗的氛围，这就叫诗化生活。这是诗的功能的一种，这也印证了孔夫子那句古话：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校园诗包括了文科、外语和理工科大学生的诗。有一年我在南方某大学出席会议，有两群大学生诗作者来找我，

他们分别是文科外语和理工科学生，各自办了一个刊物，互相对垒，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诗才是好诗。我很有兴味地读了他们送给我的大量诗稿和刊物，然后请他们各位当场回答下面几个问题：一、你最喜欢的三个中外诗人，二、你最喜欢的三首诗，三、你最有兴趣的诗潮，四、你的三首最好的诗。对于这几个问题，理工科学生的回答似乎要差一些，于是受到了文科学生的嘲笑。理科学生坚持认为写诗是凭直觉，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诗人的素质，他们争辩他们是因为爱诗才没有学中文系，他们不愿把神圣的诗变成职业。文科学生则坚持认为写诗是一种文化现象，得要有积累，要在系统了解人类迄今为止的诗潮和诗歌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超越。他们的当面辩论使我很受启发。事实上，文科学生中把诗当作使命而非职业的大有人在，理工科学生中也蕴藏着丰富的才华。文科学生不可以简单地认为理工科学生呆，肤浅，理工科学生也不可以说文科学生吸了满肚子言情诗歌污泥，浓得化不开。人的天赋才情是不一样的，臧克家的数学功课很差，但不妨碍成为著名诗人，郭沫若的医学功底很不坏，诗歌方面仍在盖世的才华。我们希望的是，理工科学生要尽可能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注意吸收人类诗歌成就，因为写诗不可以从零开始，而文科学生要尽量避免写诗时的工匠气和书卷气，避免无病呻吟，避免那些沉重的遗产压抑了创造性。我们不妨对理工科学生说：你的头脑被自然科学训练得太清晰了，你的诗不妨朦胧一点，而对文科学生说：你的头脑因装满了李白、弥尔顿、艾略特，已经有些困惑了，你的诗不妨清新一点，因为晦涩对你来说是太容易了。

在一个时期里，大学校园里女性诗风的倾向太盛。所谓女性的诗风并不是说女大学生写的诗，而是指一种柔弱的、软软的、娇嫩的、感伤的、忧郁的、迷惘的诗。有一位女生告诉我，有感于男大学生都写女性诗，她反其道而行之，她写了一些粗犷的、有力的、有方向、有强度的诗，如《北方》、《找大海》等等。女性诗风在一个时期的盛行，并不难理解。在一个时期里，诗坛集中介绍了徐志摩、戴望舒、魏尔伦的女性诗风，理论上也适当地肯定了“表现自我”的写诗态度，大学生们又正值青春时期，谁都有一段青春期无端的抑郁烦恼感伤脆弱，因此女性诗风的出现是不难理解的，也无可厚非的，青春期写一些女性诗，这避免不了，也无可指摘的。这些诗怎么也比标语口号诗和假、大、空的诗要强。孩子就是孩子，孩子只能说孩子的话。但是，同样的道理，孩子不能永远是孩子，孩子不能永远长不大。不错，是可以寻找自我，抒写自我，但总得前进，得要寻找历史的方向。可是，我总感到有的学生在这个阶段流连得太久、沉浸得太深了，太专注于自己个人的诗情世界，而忘了周围环境和现实世界。有的学生刚进校时表现了很好的写诗才华，后来恋爱了，幸福了，就不再写诗了。这真是啊，诗是苦闷的象征，“幸福的年华，空白的诗帖”。可是未免太可惜了。出路在哪里呢？我想，出路在于诗与历史的结合。闻一多曾经对诗里尽是一些少年表示不满，他希望看到诗的成年。诗里不能只是半成熟不成熟的作品，诗应当成熟，生命应当成熟。闻一多认为诗与历史应该携手，历史身上要注射些感情的血液进去，而诗这东西应该有点骨格，有人类生活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把青春的活力与潜力充分发掘出来，以